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69

考索卷五十五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曆數門

曆類

古今曆名

調曆帝顓頊曆夏曆殷曆周曆魯曆以上曆譜之古曆皆次四分起數若同六曆則不數魯曆

秦初曆西漢武帝時鄧平所作三統曆西漢末劉歆推說此曆

用之乾象曆東漢靈帝時劉洪作黃初曆魏文帝初韓翊

曆晉武帝正曆西晉武帝時劉智作泰始曆即魏景初改此名

曆東晉穆帝時王朔之作三紀甲子元曆姚萇改作

曆宋文帝時何承天作大明曆宋孝武時祖冲之作

嘉曆宋文帝大同中命雲閱作趙歐曆梁太史

元曆比魏孝明宗時生合九家曆作與和曆崇慶壽帝命李

更修正光曆天保曆北齊文宣帝

命宋景業作

中寅元曆北齊董峻後周鄭元偉作劉孝孫曆主
明帝特作天和曆北齊武帝特詔鸞作丙寅元曆
隋開皇末年作皇極曆隋劉焯作戊寅元曆唐高
祖初均作麟德甲子元曆中宗時南宮鸞作乙巳
元曆唐高宗時李淳風作緯曆唐高宗時光宅曆
時僧一行作九執曆來自西域至德曆肅宗時顧
爾揚景風作元和曆憲宗時徐承嘉作宣明曆敬
宗時太史官作景初曆
玄曆昭宗時等作符天曆唐建中特詔曹士蘩作
謝萬分曆五代特民間有此曆來自蜀王建特詔
作顯德欽天曆五代至周世宗時王朴作

以上五十七曆

立元

黃帝調曆辛卯顓帝乙卯虞丙午夏丙申殷甲寅周丁巳魯庚子太初丁丑三統庚戌四分庚申

乾象壬辰 景初壬辰

以上十二曆立元各不同必始以甲子

通數

古之七曆皆以十九歲為一章有七閏積章月二百三十五。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名一月凡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其一歲餘則增四分法多六千一百五十六分日之一。故積六十一百五十六年則增多四分之法之一日。然猶以十九歲為一章

東漢四分曆即古曆耳。

乾象曆始減斗分。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亦猶以十九歲為一章

正朔之通曆自此曆始以為上元祖冲之大明曆自此曆始立論以為上元必當以甲子

蕭吉天曆此曆亦不立上元而以近年庚申起

通數

古之七曆皆以十九歲為一章有七閏積章月二百三十五。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名一月凡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其一歲餘則增四分法多六千一百五十六分日之一。故積六十一百五十六年則增多四分之法之一日。然猶以十九歲為一章

泰初曆始變古法以八十一為日法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為統法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八十五一月凡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其一歲餘則增四分法多六千一百五十六分日之一。故積六十一百五十六年則增多四分之法之一日。然猶以十九歲為一章

東漢四分曆即古曆耳。

乾象曆始減斗分。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亦猶以十九歲為一章

章有一百四十四閏積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雖斗分章法盡變古法併日法度法兩者並立總法。總去一千三百四十。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三十八。一月二十九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七百十一。

黃帝至周凡二千四百一十四年而曆止七改黃帝顓帝夏殷周魯。漢四百年而曆始改。物用顓帝武帝用四分。太初用章帝用四分。景初一曆自曹魏明帝始盡魏涉兩晉至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始改凡用二百八十。元嘉曆用於宋涉齊至梁凡六十五年。大明曆用於梁終梁訖陳凡八十年。曆始終二百九十餘年而曆九改。唐志序云八改及唐志中乃凡九改。戊寅元。麟德甲子元。儀元大衍。至德。寶應五紀。建中正元。

宋initial方二百六十餘年而曆十餘改

應天。乾天。儀天。崇天。明乾。奉天。觀天。占天。紀元。

○統元。乾道。淳熙。會元。統天。大抵古曆用之久後世之曆改之

因襲二統襲太初。四分襲古曆一黃初景初俱襲。乾象一張賓依

何承天法。張胄玄曆寫劉焯皇極法增損所宜。寶應五紀曆用麟德

孫術參之。麟德曆因劉焯皇極法增損所宜。寶應五紀曆用麟德

元紀寫大衍舊術。建中正元曆次後三四曆皆因大衍舊術。調元

曆用符天法立元而宣明法推氣朔用崇元法推五星

創改

乾象始創月行遲疾法。黃初始課日蝕。景初始有交蝕起虧術。

元嘉始改章分為室分。大明始又改室分為盈分始立歲差法。馬

顯丙寅元曆始推交蝕定小餘。張胄玄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始立

日應食不食術。皇極始有推黃道月道術。大衍始立步中朔術。

始以九服遠近推執滿交會創立歲星差合術○崇玄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欽天始變五星法令遲疾留行舒亟有漸後世因之

精密

太初上元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清臺課校太初第一 乾象乃於前法轉為精密鄭玄徐岳並解釋之

自黃初以後改作歷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餘月行疾徐以求新表洪術為後代推步之師表

大明曆 本宋祖沖之所作宋不及用至梁武帝天監中冲之子祖常上其父術詔與元嘉曆參校起八年

十一月訖九年七月沖之曆皆密元嘉曆皆踈

張胄玄曆 與古不同者三耿壽昌鮑衡劉洪所造古獨異者七

皇極曆 術士或稱其妙

麟德曆 當時以為密

天衣曆 校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嬰可改者皆因之南宮說梁玄景等言其九執術詔李麟等較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得綴三四九執一二焉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三十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未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皆依倣而已

宣明曆 自大衍曆後法制簡易合望密近無能出其右者

自警

楊偉作景初曆上表云雖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皆未能並臣如此之效

沖

姜岌作三紀甲子元曆 其略云圖讖皆云三百歲斗曆改憲今治新曆上可以改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今世此法乃可千歲用之豈三百年曆改憲者乎

馬顯作丙寅元曆 上表云謹按史書日食及諸家法數棄短取長共定

今術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為精密

劉焯作皇極曆自言於皇太子曰頓循記注自許精微秦漢以來無所與讓尋聖人之迹悟曩昏之心則七曜之行得三光之度正諸氣朔成一曆象會通今古符元經傳稽於蓍類信而有徵

王朴作欽天曆奏云包萬象以為法奪七政以立元測土箭以候氣審朏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攷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食詳焉

陳卓

顓帝曆　漢初用之朔晦月見弦望盈虧多非是三統曆方於四分六十餘年輒益一日何承天以為劉歆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杜預攷古今曆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踈○四分曆　施用至魏日蝕率常在晦○乾象法魏太史令許洨云劉洪月行術用以來且四十餘年以後覺失一辰有奇○韓翊以為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失○景初曆　晉改名泰始而用之其推五星亦踈闕晉元帝更以乾象五星法代之○姜岌云穀

轡斗分麤故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景初斗分雖在麤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宋何承天云景初二至差三日五時○元嘉曆　既施用祖冲之上表云日月所在覺差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伏見至差四旬○祖時與祖冲之參校元嘉曆踈○張賓曆　既行劉孝孫劉焯並稱其失凡六條如冬至日宿常度五星不同元等事○丙寅元曆　劉焯以為日躔莫辨緩急月離奏為兩種月道交會去極晷漏立術之踈不可紀極隨事斜駮凡五百三十六條○戊寅元曆　施行至武德三年正月望二月八日朔當蝕比不効○麟德曆　施行至開元九年曾署日蝕比不効○至德曆　施行至寶應元年六月望戊夜月蝕三之一至德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署蝕不與天合○五紀曆　施行至德宗時五紀曆氣朔加時稍後○觀象曆　測驗不合○宣明曆　施行至肅宗時數亦漸差○調元曆　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矣

合而後用　四分　西漢初用顓帝曆即四分法武帝太初○東漢章帝復用四分　崇玄言脈宗始用不可用而後用崇玄　崇玄至不可用高

十曆參用

東漢用四分後以劉洪月行術參之。西晉用泰始至東晉元帝以前參五星法參之。○唐高宗用麟德曆以墨墨耀經緯曆參之

曆家爭辨

太初西漢既用太初二十七年至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執古調曆與之爭詔課清臺太初曆第一壽王課比下有司劾壽王所執乃殷曆非調曆又壽王改易黃帝以來帝王世代竟以下吏自太初曆初起至元鳳六年而非是堅定

四分曆

東漢既用四分至安帝延光中謁者賈逡言當用甲寅元曆順帝漢安中邊韶言當復用太初曆靈帝熹平中馮光陳晃侯議四分五元之非欲用甲寅為元每有異論

用意參辨太初之非於中議郎蔡邕斷四分之是於後是以終東漢一代四分不易

晉泰始

何承天上新曆宋文帝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數比月法乖異請宜仍舊詔可

大明曆

祖冲之表上新曆宋孝武帝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議時人少解曆數竟無異同之辨唯太子舍人戴法興立議六條其歲日度歲差一議其曆元甲子一議其七曜同元一議其改易辰次一議其遲疾陰陽異率一議冲之隨辨析之各有條理時法興方有權寵議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尚之是冲之之術

天保曆

北齊用宋景業天寶曆至後主時董峻鄭元偉皆立議非之遂上甲寅元曆又有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各為曆術趙通叡又更盈縮爭論未定而國亡矣

張賓曆

賓曆既行劉孝孫劉焯並稱其失凡六條遂上孝孫曆法時實有寵劉暉附會之共短孝孫等斥罷之後實死孝孫訟其事帝令與實曆參校

張胄玄曆

張胄元亦短實曆異論蜂起久之不足帝令參校日食事楊素等奏實曆無驗胄元孝孫所訂皆中帝於是引見孝孫等勞徠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帝不懌而罷

皇極曆

及孝孫卒楊素牛弘廣薦胄元帝召見因言日長景短之事帝大悅令定新術劉焯閻胄元遞用又增損孝孫曆法更名七曜新術以奏之衷充與胄元害之焯又罷至開皇十七年胄元曆成劉暉與國子助教王頒等執舊術與司曆劉宜援據古史駁雜胄元言合朔晝影月見虧蝕多不決會通事舍人顏敏楚上書云漢改太初言後八百年當有聖人改之今七百餘年胄元其是矣帝遂發退劉焯等而施用之元曆。開皇二十年帝命皇太子召曆筭之士集東宮編曆事劉焯亦入會修其書名曰皇極曆太子嘉之未獲殘驗以官不滿意稱疾歸至仁壽三年焯言胄元之失於皇太子以為胄元之曆實切焯曆前本遂斜駁其失凡五百三十六條胄元復難劉焯以為既定朔不應復有歲月平準若值三小猶減三五為十四值三大猶增三五為十六皆非三五之正互難不決焯又能歸煬帝大業四年太史奏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曆竟充方幸於帝左小胄元共排焯曆又會焯死曆竟不行。戊寅元唐高祖既用戊寅元曆至太宗正觀初李淳風疏論十八事詔崔善為課之其七條改從淳風。麟德貞觀十四年太宗將親祀南郊戊寅元曆以十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李淳風新術以甲子合朔冬至國子祭酒孔頴達等議請從淳風十八年淳風又上言仁均曆有三大二小云日月之蝕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四朔頻大

大衍曆

一行作大衍曆善筭矍曇羅譔考

陳玄景奏大衍寫九執曆其術未盡南宮說亦非之詔待御史李麟等較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九執纔一二乃罢說等而是否決

傳會

太初本於律。三統說勿春秋。四分之元在圖讖。通曆以上元為開闢之始。天保用圖讖三十五數大衍依於易

假售

天保因北齊文宣受禪遂假托圖讖以為拯圖元命包言齊受祿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起數張賓曆（隋文帝作輔於周張賓端知其欲受禪之意欲得進用而

主此曆

張胄元曆表之言日行上道晝長晷短張胄元依附之

戊寅元曆因喜高祖以戊寅年授禪遂以戊寅為元

乙巳元曆因喜中宗以乙巳年及正遂以乙巳為元

閏餘類

易曰歸奇於扐（為氷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西漢志曰黃帝攷定星曆正閏餘自三苗亂德重黎之官廢而閏餘乖次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云閏所以正中朔小大之不齊正之以閏記王藻天子元端國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春秋傳曰文公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聖王之重閏也（杜元凱釋例自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至閏而長曆推得二十四閏是再失閏歲公哀公事見曆序）

襄公二十八年書春無冰說者謂去年實其失於是頗置兩閏以應天正去年謂二十七年見前建子之月無冰乃書以記災一歲兩閏果是其理乎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仲尼曰閏之火伏而後執者畢心星也今十月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注云失閏自秦用顓帝曆以十月為歲首常以九月為閏自以為得歸餘於終之說而不知其非也漢興因之以正閏朔而不革至武帝元封中乃悟其謬更造太初曆校中朔所差以正閏朔

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則閏可不重乎又曰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西漢杜預曰閏月無中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

差閏法

初求之二十八宿循天而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日一日行一度則是一歲一周天也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七日而周天一匝更行十九度半餘遂於日與之會以所次之辰故傳曰日月相會謂之辰周天之度各分為九百分則歲之總凡有三十三萬一千七百分一日九百分一年而餘小盡六日得五千四百分又計五百四分度之四凡有四千七百分并之而為一萬一千七百分以當十一日半弱兩歲則餘二萬三千四百分以當二十二日半小弱前剩一百分跨一日故曰弱此添剩四百分故曰小弱三歲則餘二萬四千六百分以當二十四日小強凡四百五十分為刋六百故曰小強所以歸家於三年置一閏用以歸受此三年之餘分也然三年一閏故用二十九日約周天之餘度二萬六千一百分耳尚更剩前二年中八千五百分通後第四年所餘一萬一千七百分而二萬零二百分以當二十三日半小弱又五年則三萬一千九百分以當二十四日猶有餘分又積歸後年置閏若前年且閏之月大餘則後閏大餘分也姚說同禮者曰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而一歲凡十二月餘月之小者而計其餘積三十二月而適得一月之數故三年而一閏五年而再閏八年而三閏十年而四閏十三年而五閏十六年而六閏十九年而七閏

大衍歸奇以象閏說

大衍之數五十說曰天一地二合而為五位每位各衍為十故曰大衍。其用曰有九說曰盡其以一象太極。分而為二以象兩說曰兩者天地也。掛一以象三說曰掛者以着歸小指間三者人也人與天地為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說曰揲者數也四時春夏秋冬也。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說曰奇者四揲之餘也或一或

二或三或四扐指間也先揲左以其奇歸於中指無名指之間一扐也次揲右以其奇歸于中指食指間扐也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歸掛焉一節揲左為二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後掛者再掛之後復以所餘之蓍合而為一焉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四而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古注繫辭皆韓康伯注惟此章之注其首云王弼曰用時當記

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之道非數而數以之成則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大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當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奇說於四揲之餘不足復揲也分而為二既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再扐而後掛凡閏者十九年七閏為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畧舉其凡也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前志曰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成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撓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謂之象閏十九歲有七閏分閏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至五位乘會數而復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

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為周至是乘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為中法參分閏法為周至官乘月法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為一月之閏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法也

閏准正時

尚書正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五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大之外有月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之四百九十九月有六小之外無六月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全之十三日者當以大率撓釐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止十一日弱必以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二十一月則三

百九日其七月四九二分猶三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為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二分為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其小月雖無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寔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月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二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為一百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三十七為每歲之寔餘今十九年二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一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為二百六十七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為日餘今為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日為二百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為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為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為憂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由成乎

朔同日說

按太初曆元自十一月夜半甲子朔旦冬至為一章自一章既至郤與紀之初復

月初躔之紀積節至於七閏是為一章既至郤與紀之初復以十一月朔旦冬至是謂至朔同日然其分刻又不能無差故但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是以班固作歷志述孝武造漢太初曆晦朔弦望皆密又以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為淵蓋亦其紀元章會無差故也

積餘分置閏說

按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以周天之度推之此特人事參放上天故以二十八宿分其度及星辰次舍循環一位乃知上天之度有三百六十五度外只四分度之一只此四分度之一有差乃一歲尅出六日為剩又一歲抽出六月小故得六日朞尅出六日遂一歲合得十二日積三年已得三十六日即置一閏又積至二年後得三十四日朞前閏所剩六日又得三十日足於是再閏所謂三年

一閏五歲再閏職此之由也閏既成則春夏秋冬四時從而定矣故曰閏以定四時成歲

閏月斗指兩辰間說

閏月斗指兩辰間古今之所常驗大槩以閏月無中氣亦兼常月所可比而斗之居中央臨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變定諸紀在遷固等史必云皆繫於斗者的以斗之所指未嘗有差故也是以月令取昏旦之中星以正孟仲文必以月建之辰為取信者不無謂也

失閏

左傳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是棄時政也何以為民杜預注云四時漸差前置閏以正之○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分也積分而成於月○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甲子晉過也再失閏矣○襄二十八年春無氷杜預注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氷為災○哀十二年冬十二月癸丑杜預注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季月司曆誤一月九月之物尚溫故得有螽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曰火心星也火伏在戌今十月猶西流言未盡沒

詔王居門論

禮記外傳云明堂古天子布政之宮在國南十里之內七里之外南方陽明之地故謂之明堂太廟青陽三者之制同也即周制周人尊陽特為五府之神而祭之夏謂太廟為世室言世世不毀也商人謂寢為重屋周人謂五府為明堂為其形制同故在舉其名夏氏一堂之上為五室木室在東北火室在東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土室在中南陸三增三面九一五室者象天地載五行主於四時故每室有四戺四戺相對一室有八窓象八節戺室即太廟之窓周人上有圓蓋即太廟之宣室今以月令言之則十二室

依十二辰以應其月之令四隅有八室各以左右个言之个者隔也各有室不相通也A之裏亦以个名中央正面各當四神之月正子正卯正午正酉也通謂之廟東則青陽太廟西則總章太廟南則明堂太廟北則元堂太廟每室各有垣夏后氏畢其宮室階崇一尺制則九尺東室中之廣夏時度以步步八尺三尺四面各五門三代之制不同此以古尺度之此閨月詔王居門即王藻云每月就燕寢門終月是也周官太史注亦謂門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分十二月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於文王在門為閏外傳又云天子五門自外入內第一曰皐門其二庫門其中雉門其四應門極內則路門又云路門即路寢之門然閏月必取寢門為言者蓋閏月聽朔則亦明堂門中還處路寢終月故也○周禮圖云閏非四時之正而四時不得則不正太史必於閏月詔王居門蓋歲月日時閏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無常者變也有常者待是而後成王

於此門以門者一闔一闢而無常利用出入有常者待是而後成也蓋有常以為利無常以為用者天道之自然王之所為凡所以承天而已法於四時春則青陽夏則明堂秋則總章冬則元堂其居固有常矣而閏月居門凡以明此而已

時令

時令類

堯典曰分命羲仲宅暘谷平秩東作以正仲春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宅西昧谷平秩西成以正仲秋申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以正仲冬夏至仲康羲和廢時亂日嗣后征之曰先王克謹天戒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詢于路惟時羲和俶擾天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王與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夏小正

按禮記曰我欲觀商道吾得夏時焉鄭康成記曰夏四時之書也其書

存者有小正大戴禮有夏小正一篇蓋戴德取以為正隋志云夏小正一卷戴德撰詳矣宋朝紹興初傅崧卿見閣中秘館正文於其前而以戴氏傳附之

中興館閣書目

呂氏春秋

秦呂不韋所作一曰孟春紀其別有四曰本生始生者天地星辰及害之者不避乎性曰貴公聖王治公必先公曰貴生耳目口鼻生之役也害於生則止曰情欲天生人有欲聖人慎性以止曰樂絲墨子鼓琴而嘆曰功名由其道致其三曰季春紀其別有四曰盡數聖人察陰陽之利以便生精曰先己事之本在先治身有四以下皆功名由其道致其三曰季春紀其別有四曰盡數聖人察陰陽之利以便生精曰先己事之本在先治身有四以下皆神安而年壽曰論人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曰圜道天圓地方聖人以立上下矣其四曰孟夏紀曰勸學曰尊師紀曰聖神震黃帝顓帝帝嚳堯舜禹湯文武也六賢齊威晉文秦穆楚莊吳王闔閭越王句踐未有不尊師者也曰誣徒達教之師使弟子得之曰用衆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其五曰仲夏紀曰大樂音生於度量曰侈樂亂世之樂曰適音樂在和心和則樂從之反其本矣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一上一下合而成樂分而為音其實一也天地車生萬物萬物合而成變萬變萬物之所出也是故樂之所興本乎天地而通乎神明天地和合而萬物生或為之節或為之文節文不當謂之淫樂淫則不和不和則不樂不樂則民不德民不德則樂不行樂不行則君臣相遁而不知也樂之務在於和民和民之道在於和心和心之術在於行義行義之本在於順理順理而後動動則天地應矣曰古樂敘自朱襄以來陰氣萬天隨曰古樂敘自朱襄以來陰氣萬天之長以統其五曰仲夏紀曰大樂音生於度量大樂本於太一

北方之神顓帝秉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秉坤艮執繩司下土以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喪四時以乘四時授民事高皇帝令群臣議天謹于尊天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冬天子所服何昌陵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請申謂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執一時制曰可頗陛下遵明經通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相傳東漢則太史讀四時令魏晉齊宋皆行之唐則讀時令之儀具于開元禮國家因仍未暇建明章聖皇帝祥符中嘗欲周四時首月入閣讀時令之儀而不果行之仁宗景祐中亦嘗詔儒臣講定時令一篇未幾亦罷時孫奭請詔禮官博士再定讀時令之儀遷明經術通知陰陽者各主一時時至明言其職經緯渠[illegible]

劉有此禮每歲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時令命韋絢進月令一篇坐而讀之蕭宗乾元中寿讀寿令德宗正元四孟月並氣之

月令諸侯

歷世時令書月令章句東漢蔡邕撰

分十二月以中央附夏季之末合十三篇各以章句辨之今一卷非邕全書也又唐元宗刪定月令同而所序十二月粵紀節候及氣令變異之應其序與刪定月令同而所序十二月粵紀節候及氣令變異之應

隋杜臺卿有王燭寶典以禮記月令分冠諸篇引經傳百家之說以釋之唐韓鄂有歲華紀麗採經史歲時雜事述以駢儷之語章行規有月錄凡飲膳服飾種藝蓋藏之法皆附本月書之李綽有秦中歲時記紀一事一名灌下歲時記名咸鎬歲時記李邕撰金谷園記

唐至朔望薦獻及歲時宴賞之事

孫傳記小說歲時雜事五代南唐徐鉉撰歲賦記撥古今傳記并前賢詩文隨日以甲子編類凡時政風俗耕農養生之事悉載之

國朝賈昌朝撰國朝時令初景祐中一奏等承詔約唐時令為國朝時令以備宣讀最後昌朝又參以蔡邕高誘李林甫諸家月令之說為集時劉安靖撰時鏡所書以四時分十二月各繫其事孫品撰備用時令見賈昌朝所奏時令是夫紹興中雖訪得之非復舊本乃以景祐曆書

考日月之合躔列分度併取一云名數注字音於下以備閱時之宜蓋
並中興館閣書目勝

月令疑

孔穎達正義曰按鄭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私合之後人因名曰禮記或云周公所作其中官多時事多不合同法此卷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按呂不韋集諸儒首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人言名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公尅惟秦有之況月令乃云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祭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朝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受朔此非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通祀則用大裘秉玉瑑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旂並依時色此事不合周法四證也則月令不韋之作明矣按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為不

孟所造入秦并天下三君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毒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罔而鄭氏必謂不韋作者何也蓋不韋集諸家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事遵立檀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禮記正義明堂月令論東漢蔡邕作也謂之月令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時藏之明堂所以順陰陽本四時教氣物立王政也成法各從時月藏之不敢褻瀆之義故以明堂名之其篇自天地立位其象堯帝明王也世有紹襲蓋以成太業非惟一代之亭也易正月之卦曰益其經曰王用享于帝者蓋孟春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鄭玄曰天元正月已巳朔旦立春正月俱起於天廟營室五度月令曰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月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用禦寇月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曰夜分則同度量鈞衡若此皆合於大曆古曆唐政戴記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商人無文及冔而備文義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

職同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則月令周書明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記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備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作皆非也蔡邕中集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揩諸禮為大法焉其年十有二月七十與二候迎月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冀有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祿人備於事而已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去聖道亦遠矣凡政令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相土宜仲春上田猶備蟄氣孟夏無起土功季秋休百工盡來藏城郭仲冬伐木取竹箭季秋誨武習射御迎風俟時而行所謂教被入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廢誠使以行壽出祿非秋無以任有功詩暴慢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則其缺政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逆門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乎又曰

歿時令則飄雨暴雨是時聲師之妊之典逸矣 柳文 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

群書考索卷五十六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前集

○曆數門

天文器類

三家言天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晉劉智云顓帝造渾儀黃帝為蓋天漢蔡邕言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放驗天狀多所違失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之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察法斂以行日月步五緯官有其器而無本書

蓋天

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包羲氏立周天曆度其所傳則

周公受之於商故曰周髀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盆天地各中高外下
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地聳高相從日去地常
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前行道為七衡六間每衡周經
里數惟晷影以為遠近之數又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
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
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隨磨而左回焉天
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低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
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地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
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夏陽多陰少日出即見故夏日
長冬陰多陽少掩日之光故冬日短。隋書圖蓋志曰昔者先王正曆
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是紀轉迴右行故圜規之以為日行道欲
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以青為道於夏以赤為道於秋則以白為道於
冬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以定仰觀雖明
而未可以正昏旦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開皇以後靈臺以後魏
氏渾天儀側七曜盈縮以蓋圖分列宿分黃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
而莫有更為渾象者矣。唐志蓋天之說李淳風以為天地中高而四
濱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遠北極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常隱者謂之
下規赤道橫絡者謂之中規及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為圖三十六宛
九道增損前蓋天之狀見矣劉焯為變與圖等自中樞之外均刻百四
十七度度之末旋為外規規外太半度用旋為重規又為赤道帶天之
紘距極三十五度為內規乃步冬至日旋所在以正辰次之中按渾儀
所測仰視小殊者由渾儀去南極漸近其度益狹而蓋圖漸遠其度益
廣若攷其去極入宿數移於渾天則一也

宣夜

宣夜之書絕無師法惟漢郗萌云天子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日月
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伏見無常進
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

西沒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速任情其無所繫可知矣晉咸康中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所以為天高窮於無極地深測於不測天有常安之形地有居靖之體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光耀布列各自運行葛洪聞而譏之曰苟天宿不躔於天天為無用便可以言無何必云有之而不動乎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虞聳作穹天論云天形穹窿如雞子幕其際周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盌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也日繞天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日行黃道繞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至以為短長晁姚信作所天論云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稍高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日去人近而斗去人遠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淺故晝短自虞喜虞聳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

春秋文耀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虞書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璇璣者謂渾天儀也先儒或因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名璣第五名玉衡即以為北斗七星矣之或辨焉李淳風謂璣衡為渾天儀鄭元謂以玉為渾儀也唐李淳風曰璣衡即渾天儀也王蕃云渾天儀義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又虞喜云洛下閎鄧平落下閎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太初歷或具所製也和帝時太史令治渾儀考驗星度頗有進退至永元十五年詔賈逵造太史乃以黃道銅儀於密室中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密室內令司之者閉戶而唱其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中某星已沒皆如合符崔子玉為其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吳時王蕃以古制為小張衡所作又復倣大而制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

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
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
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統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
繞南極七十三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
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黃道內與赤道東交於
角五小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半
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半二十五度是也北
極規道之行度日南至在子二十一度去極百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
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
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後日
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
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故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
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故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
夜行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
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北以至於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十五度
南故日出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此日冬夏至之度斗二十一半
二十五南北相準凡二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
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并
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日亦出卯
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伏之漏俱五
十刻謂之晝夜同此日二分之度隋志曰祕書監王劭等檢其鑄題是偽劉耀時孔挺所造則古渾儀之法也宋何承天之旋
以為即張衡所造其儀畧舉天狀而不綴經星七曜魏晉喪亂沉沒西
戎義熙中宋高祖定咸陽得之然失之遠矣後漢命晁崇修渾儀以觀
星象後宋興中詔造太史候部鐵儀其制並以銅鐵惟星度以銀鏤之
唐志曰正觀初李淳風上言云漢落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
各有之並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

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為之至七年
儀成表裏三重一曰六合儀二曰三辰儀三曰四遊儀皆用銅帝稱善
置於凝暉閣開元九年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故參之迭進退而太史無
黃道儀一行更鑄為銅鐵十一年儀成一行又曰
黃道儀象今贊以木為游儀規制朴略制度不均亦道不動以考月行遲
靈臺鐵儀後魏蘭解所作規制朴略制度不均亦道不動以考月行遲
速多差淳風黃道儀以五衛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攝
月游法頗難臣更造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
立黃道交於奎軫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黃道內施白道日環則
兇陰陽朓朒動合天運簡而易從元宗嘉之自為之名又說一行令梵
等更鑄渾天銅儀圖天之經具列宿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
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
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其餘而日月會三百
六十五轉而日周天無幾而銅儀漸疏不能自轉而遠藏於集賢院其
黃道游儀古所謂旋儀也其亦道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黃道斜運

以明日月之行乃立八節九限校二道差數著之曆經此渾儀之制也
渾天象者其制有璣無衡梁末於府以木為之由斯而言儀象云云
遠不相涉以則張衡所造蓋亦止於渾天七曜而何承天莫辨儀象之
異亦稽矣宋文帝元嘉詔錢樂之采效儀象鑄銅為之梁末置於六
德殿前具時陸納作渾象形如鳥卵以施二道不得知法大有舊衡改
作渾天使地居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止以上應昏旦到元嘉十七
年又作小渾天以白青黃三色珠為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在黃道以
象天運而地至其中宋所造儀象器隋大業初移於東都觀象殿晉劉
智曰顓帝造渾儀黃帝為蓋天此二器皆古聖王之制作也說者乃云
始自張衡非也虞喜云落下閎周而渾天又在張平子前也後漢賈逵
永元中造黃道儀張衡始以延熹七年更造銅儀後王蕃陸績鬼崇劉
焯李淳風皆修渾儀之法

諸儒論三家異同

漢末楊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一論周天之度差其二論春秋

分之日晝夜之刻不同其三論星之見伏隨日之出入不同其四論天河之曲直不同其五論二十八宿顯見之多少其六論日托天而旋日出地下而影上行何也其七論日與北斗遠近大小之異其八論北極高下數二十八宿惑天輻其踈密不同何也其後相譚鄭元蔡邕陸績各陳周髀考驗天狀多有所違逮[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撰天體全同周髀之文善立新意以排渾天而已漢王仲主擾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之舊說天從地下過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今視日入非入也遠使然耳日月本不圓也望之所以圓者去人遠也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隨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莫密於渾象也若天果如渾天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為的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王[肅]謂不可乎又曰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很去地少許爾漸而西行先從人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比輔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如磨石轉者最星日月宜隨天而廻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再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統遍比去如此王生必謂為不然者蹤矣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耀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所在不應都失見其所在也日光大於星多矣今見比極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比行也昔曰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乃大非轉遠之驗也王生以火炬譬日譎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有半者其比都沒之頃宜先如直破鏡之狀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曰入而方不亦孤子乎又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圓乎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圓者審然者日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

乎 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圓不宜見之
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體信不誣矣以上用晉儀書揚子或問
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孟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
也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說者以蓋天為周髀庶民天即
包羲氏立周天之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商則雄於二者特和渾天
而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言天似蓋立地法覆槃則雄於二者特和渾天
而已古之論周髀者謂天地中高外下比極所臨為天地中日月周行
於旁日近為晝日遠為夜論渾天者謂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為
晝日在地下為夜是以後漢張衡鄭棗成陸績吳之王蕃晉之姜岌葛
洪江南虞延宗錢樂之司徒崇皆祖渾天而傳之蓋其眡精侵察災祥有
足驗也陳晉

國朝太平興國中張思訓造新銅儀言古之制作運動以
水疎密既多寒暑參合以水銀代水運動不差詔置文明殿至道中
韓顯符新鑄渾儀其制用雙規規周天之度分為二百四十分每分
成詔龍圖閣發之其制為天輪二各分三百六十二度又為黃赤道丞
管於側輪中測日月星夜行度皆無差皇祐三年李鞠言重定渾儀乙

成欲乞依唐制從之熙寧七年沈括以新定渾儀進呈上頒之宋朝會要

宋朝渾儀

太平興國四年正月司天監學生張思訓造新渾儀成詔置文明東南
之鍾鼓樓以思訓為渾儀丞注思訓叙渾儀制度云為七直人左試
鉞右扣鍾中擊鼓以定刻數又十二神報十二時刻數定晝夜短長上
列三百六十五度紫微宮及周天列象并斗建黃赤二道太陽行度定
寒暑進退又古之制作運動以水疏晷既多寒暑無準臣今以水銀代
水運動不差且冬至之日在黃路表去化極最遠謂之寒晝短夜長夏
至之日在赤路表去化極最近謂之暑晝長夜短春秋二分日在兩交
春和秋涼晝夜停等寒暑進退皆由於此舊制太陽晝夜行度行皆行
手運臣今所製取於自然又按唐開元中詔僧一行與梁令瓚及諸衛
士造天儀鑄銅為日月周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天數度注水激輪
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輪絡此天外縱以日月合得
運行每天西轉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

九輪而日月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轉而日行匝仍置木櫃以為木平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運速而有準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則自然撞鍾皆櫃中各於釣軸定交錯關課相持後銅鐵漸澁不能自轉不復行用今思訓以木偶人為土直神搖鈴撞鍾又十二神自執牌循環而出并著日月星辰皆須仰視其機轉之用很隱樓中觀其制度頗有開元遺象。至道元年司天秋官正韓顯符造新渾儀詔司天監築臺置仍以其事付史館注顯符衛新鑄儀制凡九成詔移入龍圖閣令顯符選學中可教者傳授其業十一月召輔成觀事云。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司天監言冬官正韓顯符造銅渾儀銅渾儀其制為天輪二一平一側各分三百六十二度又為黃赤道立管於側輪中以測日月星辰行度皆無差。宣祐二年十二月司天真官李用晦言重定渾儀鑄造以成欽定。治平四年十一月天章閣待制孔恩恭奉詔看詳翰林天文院渾儀如已得漢唐古法即依製造渾儀雖依唐梁令瓚法其環固重大黃道運轉滯經久未便其司天監渾儀遊規運轉却且依常其黃道鑄定不動。熙寧七年六月同提舉司天監沈括以新定渾儀進呈上召輔臣觀之數問括括具對所以改更之理

土圭

玉人之事以土為圭而日其地其長尺五寸非惟建王國用土卜諸侯之國亦用以土其地但正四方不求地中也。周官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康成曰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比則地於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謂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凡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陳澧書曰先儒謂天地相距八萬里其升降也不過三萬里之中日景於表移一寸則於地差千里張衡周髀之說皆然淮南何承天曰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後魏信都芳曰千里而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典瑞以土圭致日月以土地焉相氏曰春夏致日秋四時二人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月以土地焉相氏曰春夏致日秋

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古者土圭必植五表地中植中表千里而南北
南表千里而北植北表東西二表相去亦如之以四表明中表之正以
中表定四方之中鄭司農云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適與圭等謂
之地中是也王肅禹曰土圭橫植於地於圭之端立表以表端之日影
與土圭相齊無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疏曰度景之法必
於夏至為漏半為之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直
土圭而言也夏晝漏晝上圭在南得尺四寸景不論尺五寸不與圭等
是也於日為近南也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
之地中。日北則景長多寒擾中土圭之北土圭而言也冬晝漏半
圭在北得尺六寸景過於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也於日為近北也故
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擾中土圭之西土圭而言
之是於日為近西也夏晝漏半中土圭景得正時土圭在西者日未中
乃得朝時之景故曰日西則景朝多陰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擾中土圭
之東土圭而言之是也於日為近東也夏晝漏半中土圭景得時正土
圭在東者日已跌矣乃得夕時之景故云日東則景夕多風。周公慶

日景置五圭於潁川陽城置一土圭為中中土圭之南千里置一土圭
中土圭之北千里置一土圭東去千里置一土圭西去千里置一土圭
為五圭天地相距八萬里先王立八尺之表以度日景天地之作降不
過三萬里之中自地以至日不過二萬五千里以尺有五寸土圭測之
蓋日景於圭差一寸則差千里先王以四表明中表正之以中表定四
方之中土地則無道里遠近之不均在天則無寒暑風雨陰陽之不和
萬物得極其高大故至於阜得其宜由其道故至於安然後建王國焉
庶人所謂晝參諸日景夜參諸極星蓋如此也易巽為風言東多風蓋
風之所屬者東方也五行傳以風屬中央失之矣。隋志曰先儒皆云
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周潁川地也景與圭等尚書考靈曜曰日永景尺五
寸日短景尺三寸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植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景
長短以占和否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
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景一丈三尺五寸劉向洪範論曰夏至景長
一尺五寸八分冬至景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

分後漢魏宋之曆皆與玫靈曜同然或地域不改而分寸參差或南北殊方而長短難一蓋術士未能精驗也梁夫監中祖常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土圭相連圭上為溝置水以取平正揆測日景大同中太史令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陳氏惟用梁法至隋開皇十九年袁充表曰隋興以後日景漸長又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覇代行下道今景短日長揆古希有上曰景長之麥天之祐也宜取日長之意改元仁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隋志唐儀鳳四年姚元辨奏於陽城測影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景正與古法同調露元年於陽城周公測影亦得圭長一丈二尺七寸開元十二年命太史南宮說等馳傳往安南蔡州測候日影還與一行校之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其餘州測景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其餘州皆不同至悔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爛然皆古所未名

按匠人建國之制水地之面置槷以眡以景夫槷則表也司徒言土圭而不言表匠人言表而不言土圭互文以見也○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而縣繩焉以水望其高下於所以求地之平既縣以繩而取其直又以水而取其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槷焉於所平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懸正之眡以景之出入將以求四方之正眡其出入之景可正東西而已又欲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於是乎正然猶以為未也又晝參諸日中之景互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四方正焉然後可以建王國

致日之法

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故立六尺表而景尺六寸日在輿鬼而中日在牽牛而南近極星則晷長故立八尺表而景丈三尺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星中故立八尺表而景七尺三寸八分

致月之法

立冬春分月循青道春分在東井圓於角下弦在牽牛立夏夏至月從

赤道立秋秋分月循白道秋分上弦在牽牛圓於婁下弦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

總論

漢書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婁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故晷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丈五寸八分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丈三尺六分日陽也陽用事則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温為暑陰用事則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為寒日失節於南則晷過而長為常寒日失節於北則晷短為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白赤黑之道各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青道而春分上弦在牽牛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立秋秋分月循白道而秋分上弦在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赤道立秋秋分月循白道秋分上弦在牽牛圓於婁下弦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

古之致月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在弦者以月得陰陽之平故也然日之與月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也君居中而伏臣勞行而勞君近臣則威損臣遠君則勢盛威盛與君異勢盛與君同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光闕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蓋是言也

究源

隋志曰黃帝創觀漏水以分晝夜（案刻漏經云刻漏之作肇乎黃帝之世宣乎夏周之世）其後因以分官周禮挈壺氏下士六人掌挈壺以令軍井凡軍事挈壺以序聚標火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元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正義曰四十八箭蓋漢法而言也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總以百刻分于晝夜凡有四千一箭晝倍乎二十四氣也）隋志曰其總以百刻分于晝夜凡有四千一箭晝有朝有禺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所以分時代守周衰齊詩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廢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正義曰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說晝夜昏明之數也）

○周天之星二十有八而星之度三百六十五有奇星辰循天而左旋日月星辰遡天而右轉日陽也舒而遲故晝而周月陰也盛以速故一日而周日月合於辰則為月十有二會則為歲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之短長參差不覺先王於是刻漏以揆此挈壺氏所由設也蓋月之行也斗建寅則出巳而漸北斗建午則出民而漸南漸北則春分加酋加長漸南則秋分而酋加短不過百刻而已故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為節明常先於日出昏常後於日入則日出之前二刻半為明日入之後二刻半為昏冀夜二刻以裨晝故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二分之晝所增者九刻有半自夏至以至秋分所減者亦然自秋分以至冬至所減者十刻有半自冬至以至春分所加者亦然挈壺之法蓋為箭四十八以候廿四氣大率七日太半而易其一箭孔頴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箭為度蓋各述其聞而已雖浮沒不同大率一也故以火爨鼎則使之不疑守壺則使之不差施之於軍事所以嚴守警施之於朝廷則以是為節焉然春官雜人凡國事為期則告時而弊諱雖人告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

隋興武帝詔謝廷等定東西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亦未盡理

唐武帝乃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廢而武

於甲令為常符漏品和帝時霍融言不如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為長短乃詔用夏曆刻漏用四十八箭張衡以銅為器以王氣吐漏水為兩箭左為晝水右為夜水左為晝水以天儀之制也終於魏晉相傳不改宋

於魏晉相傳不改宋何承天以前代諸漏春分晝長秋分晝短差過半刻遂造漏法春秋二分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梁因而不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八刻焉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是時陰陽新漏水天三金方第圓之制飛龍陳文帝命太史造漏依古刻為法周齊因衛以吐納之規以考辰正器

漏大同並以百刻分于晝夜 隋開皇中表晷上景影漏刻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然亢以私智改舊章未為精密又有張胄元劉焯漏刻並不施用大業初歛詢作古歌器以漏水注之獻于 煬帝 善之因令依候 魏李蘭所修造 隋志 宋朝初司天有挈壺正掌司辰刻置文德殿門外之東偏左右漏刻之法有水秤以水為衡衡上刻曰天河真廣長容水箭以木為之箭時刻更點晝夜更用制度精巧未知作者誰蓋 唐五代用之久矣 唐朝歛前報時猶有詞樂以來廢景德四年復用舊祠 祀 鼓歌之曰 欽若昊 命 天聖八千 燕肅上蓮華漏法其制琢石為四分之壺刻木為四分之箭以測十二辰二十四氣陽七十二千百刻分晝夜四十八箭一氣一易十四氣各有晝夜四十八箭歲統二百十六萬分刻箭上又有渴烏銅荷之制詔王立等改定立皆其黃道日躔不應今崇天曆不可用罷之至景祐元年 燕肅奉詔與楊惟德測驗並合天道可度以為久難行用益章得象及馮元詳定乃造百刻水秤副漏水壺等凡定奪三年而卒用焉 國朝會要

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刻為度蓋各述其所聞而已雖浮沒不同大槩一也 晉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陸機有賦孫綽有銘

候氣

占候類

西漢志曰冬至極短晷土炭動以知日至孟康曰冬至先三日晷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應則灰除故天子常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候鍾律權土炭於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低又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平地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折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炭去穀中候用王律惟二至乃候

雲氣

周禮眡祲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曰鐫曰監曰
闇曰瞢曰彌曰序曰濟曰想及隋志曰海旁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
北夷之氣如牛羊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
萬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之北氣青渤碣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淮
之閒氣皆白又曰韓雲如布趙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齊雲如絳衣越
雲如龍蜀雲如囷車氣下高下往往而聚凡候氣之法氣初出若雲
非雲若霧非霧初出在桑榆上高五六尺平望桑榆閒二千里登高而
望下屬地者三千里。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
象。物色也視日旁之雲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青為蟲白為喪
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正月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
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左傳。永平二年升靈
臺望元氣吹律觀物變法元氣天氣也王者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
四時之氣也故望之焉明帝紀。秦將梓于武宮梓謹曰吾見赤黑之氣
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涇事乎二月癸酉梓叔弓涇事簡入而卒左傳
年。月南至梓謹望氣曰今旦南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弭察有大喪注
氛氣也時會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謹望氣也卜二年

群書考索卷五十七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詔校正

前集

律歷門

星官類

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嚳亦式序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有史佚宋之子韋魯之梓慶鄭之裨竈晉之卜偃魏之石氏齊之甘公楚之唐昧越之尹皐皆能言天文察時變也漢傳天數者有李尋之倫光武有蘇伯況郎雅光能參伍天文後張顧為太史今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三國吳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宋元嘉中錢樂之鑄渾天銅儀以朱墨白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隋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渾儀器乃命更考等參校周齊梁遞傳圖刊其大小

正彼球家準三家星位以為盖圖[隋煬帝又遣官四十人就太史局別詔
袁充教以星氣業成者進聞以參占驗史臣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趙
崇所造者以鐵為之乃[周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以置觀臺之上
[唐]因而用焉以[隋]制修○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堯]命羲和出納日月考中星以正四時[舜]則曰在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古者天人之際推候占測為術猶簡[唐天文志]○羲和湎淫廢時
亂日○義和廢職酒荒于厥邑羿乃[后]承王命徂征○惟時羲和顛覆
厥職沈亂于酒敗官離次俶擾天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馬相
氏掌十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
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馮秉也相視也登高臺
以望天文之次序[注]○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
下之遷辨其吉凶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以詔救政訪
序事○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左傳十七年○[襄公]二
十七年十一月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哀公]十三年冬十二
月癸亥朔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
歷過也○詩人所謂婚禮土功必俟天星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
所占次舍伏見遲順周禮測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察候至漢以後星
經曆法皆出於數術之學唐興太史李淳風浮屠一行尤稱精慱[唐天文志]

天文經星

天文類

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皆有州國官宮
物類之象張衡云文耀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衆星布列
體生於地精成於列各宿錯峙若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
神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為二
十八舍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
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

中宮

北極五星幼[幼]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

也天運大空斡三光迭曜而極星不移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
帝王也亦太乙之座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鉤陳後宮也太帝之居也
北四星曰文昌御宮鉤陳口中一星曰皇天大帝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
以佐北極而出政授度太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六帝之座也下
九星曰杠旗旛之柄也又下五星曰五帝內座杠旁六星曰六甲極下一
星曰柱下史北一星曰女史傳令九星在華蓋上亦曰胡兵南河中五之
造父御官也一日司馬一日伯樂西河中九星曰鉤星天一星在紫宮中門右星
南天帝之神也太一星在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
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一曰長垣一曰營頭星
東垣下五星曰天柱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三納言尚書西二星曰
陰德陽德宮門左星內二星曰大理主刑門外六星曰天床西南角外
二星曰內廚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也北極紫宮少舍北斗一星輔一
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
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曰玉衡又曰斗為人君之
象也號令之主也又為帝車取運動之義又第一星曰天樞為天二曰
璇為地三曰璣為日四曰權為時五曰玉衡為音六曰開陽為律七曰
瑤光為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石氏六一主天主秦二主地主楚
三主火主梁四主水主吳五主土主燕六主木主趙七主金主鄭魁中
四星為貴人之宰輔星傳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杓南三
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謂七政和陰陽之官也西
漢志曰杓攜龍角衡中南斗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斗
運乎中央臨制四方移節應度定諸紀皆繫乎斗北斗之次文星六星在
此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中
五曰司命六曰司危西漢志曰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與此不同此六星曰內階相一星
在北斗南總領百司以集眾事太陽星在相西西北四星曰勢天牢六
星在魁下北文昌宮之次太微天子庭五帝之座也一曰為衡主平也又為天庭十
二諸侯之府也其外藩九卿也南藩中二星門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
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之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

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一曰上相二曰次相三曰次將四曰上將西蕃四星一曰上相二曰次相三曰次將四曰上將三曰次相四曰上相皆曰四輔也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西三星曰靈臺觀雲物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賓客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朝坐會之所居也北三星曰九卿內座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辟雍之禮得則太微明此太微之次黃帝座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天子動得天度則王帝座明黃帝座不明人主求賢以輔法四帝星夾黃帝座東方蒼帝靈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拒之神也北方黑帝汁光紀之神也北一星曰太子太子北一星曰從官帝座東北一星曰幸臣舜四星在端門之內所以擁蔽帝庭即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即將在即位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斗常陳七星在帝座北此五帝座之次三公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公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陰以昭德鑒宮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大一躡以上下一星為太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相陰陽而理萬物也前四星曰內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貴戚也此三台之次攝提六星直斗標之南主建時節焉楯以夾擁帝座西三星曰周鼎大角在攝提間大角者天王座也北三星曰招搖與北斗杓間曰天庫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搖其北一星曰天戈招搖五星在文床北七分七星在招搖東三公之象也貫索九星主法律九星皆明天下獄煩天紀九星在貫索東織女三星在天紀東東足四星曰輦道左右角間二星曰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亢東咸西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閣一星在房東北鉤鈐主開籥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帝座一星在天市中侯一星在帝座東北宦者四夷在帝座西南宗正二星在帝座東南宗人四星在宗正東宗星二在侯星東天江四星在星北天籥八星在南斗柄西建星六星在南斗北東南四星曰狗國北三星曰

天鷄天弁九星在建星北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離珠五星在須女北天津九星橫河中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王良五星在奎北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前一星曰策星閣道六星在王良前傳路一星在閣道南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大陵八星在胃北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中一星曰積水帛西二星曰天苑街卷舌六星在昴北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西北大星曰天庫窮星曰天倉東南星曰司空西南星曰卿星其中玉星曰天漢横南三星曰咸池東南六星曰諸王其西八星曰天高西之所行也東井鉞前四星曰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西四星曰天高西一星曰天河南河北河各三星兩河開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南三星曰闕丘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南二星曰天樽積水一星在北河西積新一星北積水東水位四星在積新東軒轅千七星在七星北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南二星曰天相軒轅西四星曰權灌北四星曰內平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一曰長垣一名明堂八而黃則賢士舉也西四星曰長

東方角一星為天關其內天庭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左角為大田主刑右角為將主兵亢四星天子之宮宿宮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又為四表中間為天衢為天潢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日陽間北間曰陰間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和平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為蓄藏又北小星為鈎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明而近房天下同心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為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尾九星後宮之場亦為九子色欲均明小大相承則後宮有叙箕四星亦后妃之府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讀書者風起

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祿賢進士又主兵牽牛六星

天之關梁主犧牲事須文四星天小府也主布帛盡二星三宰之臣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危三星主天府營室二星天子之官也為主功事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主以兵禁暴婁三星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胃三星天之厨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昴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又為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為天街黃道之所經畢八星三邊兵獄月入畢多雨觜觿三星為三軍之候參十星白獸之體中三星主將

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主水衡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奸謀柳八星天之厨宰七星主珍寶而又主天厨廩一十二星天之樂府主衣裳文繡張六星主賓客而又主天夷狄遠客軫四星亦主冢宰輔臣也並晉

十二次度數

角元氐壽星在辰巽兗州角十三度九分氐十五度九分

房心大火在卯宋豫州房五度心三度尾箕析木在寅燕幽州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斗牛女星紀在丑吳越揚州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危元枵在子齊青州虛十度危十七度營室東壁降婁在戌衛并州營室十六度東壁九度奎十六度婁十二度降婁在亥魯徐州奎十二度胃四度昴畢大梁在酉趙魏昴八度畢十一度觜觿參虎在申益州觜一度參九度東井鶉首在未秦雍州井三十三度柳七星鶉火在午周三輔柳三度七星七度張三度鶉火在午周三輔三河張十八度翼十七度軫十一度鶉尾在巳楚荊州

七曜

日月天之運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違天而東日有中道黃道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晝長冬至至於牽牛南遠極故晝短冬至至於牽牛南遠極故晝長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晝夜均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故為涼寒此寒暑之表日有九行青白黑赤各一道黃道故為九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亦皆臨之也律歷志曰日月相推日合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三

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并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秋北陸謂之冬皆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亢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四時日行陸淮孟月末正白在以此考之則漢志信然而隋志未必然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此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陸衝薄食焉並漢大元經曰日一北而萬物生日一南而萬物死揚子雲曰日未望則載鬼於西至望則終鬼於東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此以知其南至斗綱之端運貫營宗繫文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至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劉歆曰之與月其陰陽尊卑之並若君臣然觀君居中而伏臣旁行而營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故月遠日則莫光盈近日則其明缺禮書五星傳曰者德也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也異占云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以及日食陰事不得以及月食

五星

歲星東方木主春仁也貌也仁慰貌失通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史記曰義失罰出歲星非也主齊災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災惑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近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主楚災越以南心為明堂災惑廟也。鎮星中央季夏土信也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聽視以心為正故四星皆失謀為之動南斗填星廟主王子史記曰德謂義刑殺已失則四星之動搖。太白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衣白亢太白廟也主大臣史記曰殺失者漂疽太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主刑主疾趙中記曰萬失名罰出辰星也智。太史公曰五星色白圜赤圜青圜黑圜皆凶黃圜則吉五星同色天下德安百姓懽喜為西漢志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魏高允謂崔浩曰漢不覺此事浩曰所據事云何允曰按星傳金

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昏沒於東南而東方出於寅北二星伺日而行是史官攷神其事不褻雜之於理若曰欲為變者伺所不可若猶不疑二星之聚而作一星之象而況言矣既而允嗣治高君長於曆當不惑於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四輔志曰九五星差行惟熒惑入軌爪變化起滑領異他星○東坡曰金水常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治所以疑其妄以予為之十月為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耳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語之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除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各分為十二月○七曜總論七政之行遲速不同故其復會也甚難日之行也一歲一周天月之行也一月一周天歲星以十二年而一周鎮星以二十八年而一周熒惑以二年而過周惟太白辰星附日而行或速則先日或遲則後日速而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見東方要之周天儀與日月同故亦一歲一周焉惟七政之行不齊如此甚所以難合也而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之曆

日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遂以為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推而上之不於渾元之初其數之精密無有餘分次有是言在太初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也五星之行最遲者莫如鎮星試以鎮星考之漢高元年五星聚東井蓋歲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二十年也鎮星二十八年而一周當是時鎮星之周天蓋以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已進在元枵之次矣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起於牽牛之初乎大日舒而月速當以二十九日半強而相及蓋月行速而日行舒故也故一歲之周凡十有二會為以其序而言之十有一月會於星紀之次十有二月元枵正月豕韋二月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夫會而為晦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日也三百七十九度有奇是之謂一近一遠三為弦此謂上弦也其行甚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謂相衝為衡分天之中為望蓋日

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於日一近一遠三為弦此謂下弦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於十五日此其常也與弦或退則是七日或進則在九日下弦或退則在二十一日或進則在於二十三日望或退則在於十四或進在十六此其變也軍禮

十二辰十二土

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土以辨九州之封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九州十二域或繫之五星則雜主殽奠主搖青兗主璣衡主熒惑荊主衡梁主熒惑陽豫主搖光此繫之北斗者也降婁會也大梁逮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繫之二十八宿者也歲星主東方吳越主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元枵在子

豫章而鶉尾楚在戌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耶先儒以謂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蕃焉春秋凡言占相之術以歲之所在為福十二宿者也歲星主東方吳越主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元枵在子燕越而吳不利歲逆元枵而棄鄭饑歲棄星紀而周楚惡歲在豕韋而蔡禍歲及大梁而楚亡則古之言星次者未嘗不視歲之所在也禮書

中星

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昏旦之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獨書於七星或舉其名或舉其次皆互見也禮書○月令四時昏旦之中星皆協二十八宿之度惟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夫弧建二星一預於二十八宿之列而月令云爾者蓋弧屬於井建屬於斗故也曆書舉昏旦中星者取其示人以中而已如中春之月昏東井中旦南斗中然考之二十八宿東井南斗其度最闊中春昏旦并斗之度雖中并斗之星甚遠故秦

之為歷慮其非示人以中之意乃視井度之中其昭然當中者莫如建星故取以代斗星故取以代井焉視斗度之間其昭然當中者莫如建星故取以代斗焉其實狐蜀井鬼蜀斗耳賈逵曰建星即斗星謂建之度即斗之度此說是矣若李舒謂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是大不然渾儀○月令仲春之月昏弧中按尚書之日中星鳥不同者如鄭康成之意南方七宿總為星鳥并鬼則鳥星之分故云鳥星與此同也按仲夏昏尤中尚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桉鄭答孫顯云星火非謂心也卯之三十度總為大火其為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之初明書則總舉一月之初中故不言也按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書云宵中星虛仲冬之月云東壁中書云日短星尤不同者亦是月令舉其初明書總舉一月之初中理亦不異孔晁國注書一所總舉星者皆云七星並見是舉見之義不

三辰五星

請南方之中結卯玉義

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故其於人皇統三統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鎮星三辰五星相經緯劉歆

十二風

十有二風風之生也十二辰者也考之傳曰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則變矣八風各四十五日景風坤為涼風允為閶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閶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亦八而已言十二風者乾之風

八風從律而不姦樂記謂十二月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應八節條風者條生也明庶風者迎眾也清明風清明者芒也景風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涼風涼者寒也陰氣行也閶闔風閶闔者戚取萬物也不周風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廣莫風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王註文○季札聘魯觀周樂曰五聲和八風平樂二十五年○舜曰惟聖人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孔叢○天漢起沒天漢起東方徑其毛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南北二道至天津下而合西南行又分而東南行在七星南而沒晉隋志○天雲漢自神祇良為地紀唐天文○折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津也爾雅

祥瑞

三皇遇紀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宋書志漢伏羲有神龍負圖之瑞炎帝感神龍而生黃帝受命有雲瑞實鼎之祥又有黃熊之瑞故號黃帝少昊鳳鳥至堯時甘露降芝草生醴泉出又有黃炎生於庭唐書言韶九成鳳凰銜環之異嘉禾同本而異秀異大盈車瑞應圖周姜嫄踐巨人之跡而生稷武王之興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至于王屋流為赤色烏史記或曰齊威將伯高祖入秦五星聚房高祖生而有交龍之祥又有赤帝之瑞若碭雲氣之異冬十月至霸上五星聚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武帝元狩元年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得寶鼎后土祠旁馬生渥注水中作寶鼎之歌元始三年幸東海獲亦獲焉作亦獲之歌宣帝初卧居數有光耀神爵元年詔曰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函德殿銅池中九莖連葉獻音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東濟大河神魚舞幸萬歲宮神爵集其陂元神爵是後鳳凰五至改元五鳳三年甘露降改元甘露二年黃龍見新豐又改元黃龍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言宜興雅琴序雅頌之音

風至麟擊石初石百獸率舞禹時天雨金三日亦嘗雨稻塗山之會濟河黃龍負舟劉敞曰龜書界奴之應商元烏墮卵而生契史記又有白狼銜環之異嘉禾同本而異秀異大盈車瑞應圖周姜嫄踐巨人之跡而生稷武王之興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至于王屋流為赤色烏史記或曰齊威將伯高祖入秦五星聚房高祖生而有交龍之祥又有赤帝之瑞若碭雲氣之異冬十月至霸上五星聚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武帝元狩元年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得寶鼎后土祠旁馬生渥注水中作寶鼎之歌元始三年幸東海獲亦獲焉作亦獲之歌宣帝初卧居數有光耀神爵元年詔曰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函德殿銅池中九莖連葉獻音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東濟大河神魚舞幸萬歲宮神爵集其陂元神爵是後鳳凰五至改元五鳳三年甘露降改元甘露二年黃龍見新豐又改元黃龍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言宜興雅琴序雅頌之音

凡漢光武生而赤光照室中中興獲赤伏符強華云四七之厄火為主白水真人[卒]奔改金刀為貨泉或以貨泉字為泉龍飛白水鳳翔參虛張衡賦明光武諸瑪異曰我夜夢乘龍上天建武中鳳凰見陳晉兩谷形如神實中元中醴泉湧出京師朱草生嘉禾一莖九穗光武嘗自謙每郡國上靈物輒抑而不當華陽國志東

明帝永平中王雒山出寶鳥嘉禾所在出瀘湖出黃金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馬又言露降於甘陵之章生神爵集詔賈逵作頌[章帝]時鳳凰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屢降嘉穀滋生郡國上符瑞各於圖書者數百千所漢紀魏志

[文帝]生黃龍見於譙[明帝]景初時黃龍見有司奏宜以建丑為正孫吳時因以改元黃龍嘉禾三國志魏青龍中張掖特黃龍見武昌嘉禾生會稽圖讖象後有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之謠晉書唐高祖時野蠶成繭[太]

郡實石勒圖有石趺七後司馬氏興晉武帝大始中嘉禾生於酒泉一莖十穗晉書有白雉之瑞林邑獻訓象後已[元帝]中興之兆有日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晉書唐高祖時野蠶成繭[太]

[宗]曰比見群臣上表賀祥瑞夫察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後魏]之世走獸連理木黃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自今惟大瑞表聞皆有

鵲巢蠶蘤槐連左右賀上曰當常笑[煬帝]好祥瑞在得賢此何足賀遂命毀之大寺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為麟鳳之形高宗龍朔中含光殿前麟趾見陵元麟德三年鳳凰集改儀鳳[元宗]開元中潞州獻瑞應圖謂宰相曰往者史官惟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脩德故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勑天下不得奏祥瑞[代宗]大曆中澤州進慶雲圖制曰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遂庶為良瑞如慶雲靈草異木自今諸道並不須進德宗正元詔曰所寶惟賢至如嘉禾神芝奇禽異獸蓋虛美也宜停進七年梓州言嘉禾生麟食之一龍引群龍隨焉使工圖之以獻[文宗]開成中詔以慈惠恭儉為休證人和年豐為上瑞諸道祥瑞並不得聞奏太宗將上[太宗]史官筆無以示後帝曰瑞應之來當勞心必恣荅天地耳[會要]五代之時[唐明宗]即位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為中國主二年而[太祖]生於洛陽夾馬營神光滿室異香達于外今俗呼為香兒營太祖時有瑞文馴象玉烏皓爵之瑞詔和峴作樂章昭憲生[太宗]時夢神人捧日置懷而孕雍熙中獲一角獸太宗曰珍禽異獸無益於事非所

尚但得時和歲稔人安俗阜乃為上瑞潭化元年宋奏瑒以來郡國所獻羽族之瑞三十六草木之異雲露之應不可勝紀上謙遜不以示外頻付史館編次詞臣真宗大中祥符閒太山天書降上東封觀外郡獻嘉禾顧在右曰天下豐稔即祥瑞也訓仁宗時河北進芝草是日雪上曰今日嘉雪大滋宿麥自勝芝草之瑞聖政論

議論

歐陽公五代史曰自秦以來亢多祥瑞予讀蜀書至龜龍麟鳳之類所謂王者之嘉祥莫不畢出於國或以為王氏不足以當之但視時之治亂可知也龍之為物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雨為得致令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可以為妖鳳之遠來有道之應今數至或出於庸君謬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豈可為瑞哉麟獸之遠人也故孔子書西狩獲麟譏之也如堯舜武湯之世麟未嘗一出而當亂世執知其為瑞哉此數物者皆出於蜀雖可以為瑞物亦可疑也庶幾或者有作焉一旺龍王命諭推王者之興瑞應之異世系之短長固非好奇論必究源

時俗也蓋天子之貴神明之祐不紀而能振起在此位者也司馬遷作史記其紀述三代之世系而因元鳥以生稷巨跡以孕白魚赤烏之瑞亦累累言之不厭孟堅之贊高祖則遠推其世系之所從出而知其為帝堯之後芒碭之雲當道之蛇此其可以常理論哉二史最為精簡豈猶有贅辭正以天位不可幸而得其杜窺窬之意深矣是故陳嬰之母自念其家勢之微不欲嬰之暴貴韓淮陰智勇無敵甘心於高祖之服正以為帝之興為天授非人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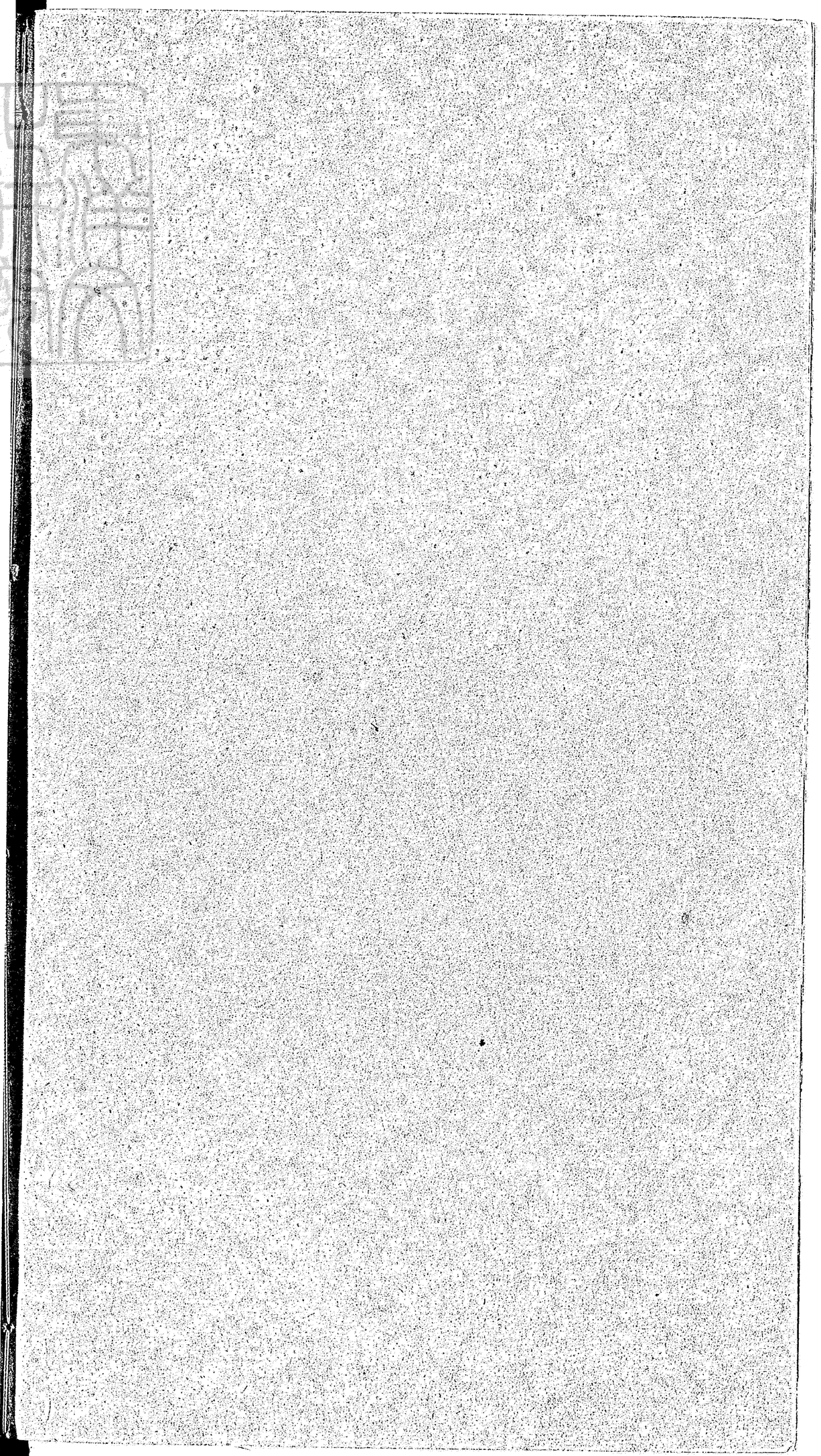
沈異

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上射十日民皆喜商太戊立桑穀共生於朝伊陟曰妖不勝德帝政其有闕歟帝從太戊修德而桑穀死高宗祭湯有飛雉升鼎而鳴祖己訓王先修政事史記成王初周公攝政管蔡流言而公居東時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啓金縢之書曰仲人不交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出郊乃雨反風

未盡起歲乃熟國語曰幽王時山川皆震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承於是乎有地震劉向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是日月薄蝕而無光其日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霜降失節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此不和之所致也至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星隕如雨者一火災十二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周道遂不復興宋景公熒惑守心宋之分也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可移於民公曰君者誰為君子韋曰君有君人之言宜有動於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是畢徙三度史記齊景公彗星見齊分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不勝弗星將出彗何懼乎公曰可攘否曰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百姓怨苦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可勝數乎齊世南景公懼而修德十六日而滅晉聚山之變召伯宻重人曰國主山川故弊昭子曰日食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伐鼓于朝禮也冬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言於子產曰以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戊寅風甚皆火裨竈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火漢文帝元何晏公四年大雨雹中牟曰雹陰脅人在上無雹鐘有不為災顧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鄭其太平十七年日食祝史請用幣昭子曰日食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伐鼓于朝禮也冬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言於子產曰以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戊寅風甚皆火裨竈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火漢文帝元年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胡曰史書其異而無其應或不然意者帝方以德化天下愛民惟恐傷之所以有災異之證而修德以應之詔舉賢良以正不逮景帝時日食星孛蝗星孛無歲無之武帝六年有星孛于東井長竟天遣王恢率安國擊越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泛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元狩四年長星出于西北衛青霍去病各將五萬騎伐匈奴于元封二年瓠子河決命從臣將軍以上皆負薪塞河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又有星孛于三台望氣王朔言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報其德星云昭帝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自

立上林有柳木枯僵自起生此[宣帝]興之兆也宣帝元年地之缺也對曰物之自然未必關人事今責躬自省未必不為福也[唐武后]長壽三年三月大雪蘇味道將賀王永禮曰此災也乃誣為瑞若三月雪是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元宗]開元七年日食素服侯變徹樂宋璟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君子恥言浮於行苟至誠以行不必數下詔也初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宋璟蘇頲且停東都之幸姚崇曰太廟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朝祠會不可廢信從先是二月朔太史奏太陽應斷不斷姚崇表賀[德宗]正元中司天奏是日太陽虧是時以陰雲不見百寮稱賀

諸儒言災異

仲舒治國推陰陽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上雨反是藁未上主父偃切而奏焉於是下吏劉向見法就陳五行陰陽休咎之證乃集春秋至秦[秋]災異之說紀錄遂行事著其占驗號曰洪範五行傳焦延壽京房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京房用之尤精孟康曰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日分布監司之官是一至二分之日京房以六十律相生之法占陰陽寒燠風雨後漢志冀奏元帝初上封事曰知下之術在六清十二律而已北方好貪狼申子主之東方陰賊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南方惡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陽是以王者吉午酉也樂行奸邪辰未主之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物各以類應廼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奸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月建前是人主左右邪人之氣郎顗父榮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謂候[北方]隅之風能望氣占候吉凶顗亦夜占象度晉書京房說凡日食不以每朔者名曰薄社預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日蝕日月相會月掩日故日蝕李吉甫曰日月運行遲速不齊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率二十九日半而與日會又月行有南北九道之異或進或退若晦朔之交日與月所掩故有薄食之變劉歆說凡日食君能修政則災消福至不能則福息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善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蘇曰仲

尼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星之變必晝而月蝕不紀解之者云月諸侯道也夷狄象也彼有虧王者中國之政勝故不為災或云蓋取詩人彼月而蝕則惟其常之義也仲舒言星孛者惡氣之所生也劉向謂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劉歆說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左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陳蕃上火災疏曰惟善政可以已之魏明帝崇華災高堂隆曰推禮修德可以勝孛固曰地震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也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張衡成吳陽君象也地陰臣象也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地震為宜深思以杜其萌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必示災異以警懼之春秋末周德雖微數十年間無災眚者天所棄也